

翠莲剑情



49

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曹力群作品集

东54A-5

44568
CLQ
=49

49

翠莲剑情

上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翠莲剑情》

曹力群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朝阳区京精印刷厂印刷

53.3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26 印张 2 插页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104-00717-2/I·340 (上、中、下) 定价:30.80 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举 报 电 话:(010)62251794



作者简介：

曹力群（艺名曹若冰）江苏泰县人，生于1926年，自幼喜文弄墨，1943年即撰写小品、新诗、抒情文，以若冰、右木，笔名投寄江苏日报朝阳登刊。

1960年秋开始写武侠长篇。《玉扇神剑》一炮打红，奠定武侠基础，并一发不可收拾，三十五年来共谱写近百部武侠长篇，称为武侠职业作家人称武侠泰斗，成名作有《毒眼龙》《女王城》《千手御魔》《龙飞凤舞碧云天》《赌仙杜十三》等一大批武侠作品，扣人心弦，深受广大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人的喜爱。

现已推出：

女王城
毒眼龙
断魂崖
玉带飘香
千手御魔
杀星小子
雕剑震武林
绝情十三郎
玉扇神剑
玉扇神剑续集
龙飞凤舞碧云天
佛山侠影
狂飙恩仇
美人血
瑶台怨
恶贯满盈
神剑千秋
血溅侠魂
血浪
竞修罗剑
翠莲剑情
赤胆红颜
剑侠鸳盟

内容提要

清晨，少侠方玉琪轻轻推开师父静室之门，竟然发现师父苍松子早已气绝身亡，师父身边留有一片不知从何而来的金边丹枫。方玉琪收起枫叶，安葬了师父，孤身一人投奔在黄山准提庵中的师叔静因师太。

未到黄山，路遇恶穷神归驼子，这才得知五大门派掌门中的昆仑清庵道人、峨嵋紫侠真人、武当宁静真人都相继死于“心脉枯竭”，而他们的遗体边也都有一片金边丹枫。据归驼子讲，十年前的某夜，五大门派掌门曾在同一时刻，在不同地点听到一女人声音，命令他们十年之内解散自己门派，否则必死无疑。想来各掌门及苍松子之死是有人暗害……归驼子话音未落，一片金边丹枫从窗外飘落，枫叶落在归驼子身上，他立即倒地身亡。

方玉琪决心找出武林邪道的杀人元凶，便和义姐吕雪君一起将从归驼子处得知的琐碎细节编成一则“红叶教主”仇杀五大门派，使用“红叶摧心掌”的传说，在武林正邪两道广泛传播，想以此传说为媒，将杀人元凶引出，好替师父和归驼子等武林前辈雪仇，不想，传说被仇人利用，少林掌门古月大师再次死于“红叶摧心掌”下。五大门派为联合对敌，集结于少林寺，而仇人将错就错，真的打出“红叶教主”的旗号与正道武林宣战。一时间，激战不绝，杀声震天，血流成河……

目 录

第一章	蓬山忆	(1)
第二章	同恶相济	(11)
第三章	红叶红叶	(22)
第四章	飞叶摧心	(42)
第五章	铁掌银钩	(48)
第六章	姊妹论交	(62)
第七章	笔墨之争	(71)
第八章	墨门毒爪	(83)
第九章	绿衣怪叟	(90)
第十章	奇事迭出	(99)
第十一章	红叶爪牙	(109)
第十二章	初悟迷藏	(118)
第十三章	将心比心	(127)
第十四章	莲蓬落月	(137)
第十五章	商山四异	(147)
第十六章	真武旗	(157)
第十七章	黄金脚	(167)
第十八章	峰前布疑局	(177)
第十九章	空自留仙曲	(187)
第二十章	蛇神毒剑	(197)

第二十一章	碧玉莲子	(206)
第二十二章	深林护法	(215)
第二十三章	七指煞君	(225)
第二十四章	芙蓉如脸柳如眉	(235)
第二十五章	紧搏红袖欲支颐	(244)
第二十六章	桃叶桃根双姊妹	(254)
第二十七章	玉珂瑶配响参差	(264)
第二十八章	一剑横纵	(274)

第一章 蓬山忆

莲花峰，
生翠莲，
翡翠莲花玉生烟。
弱水三千里，
飘香落九天。

莲花峰，
生翠莲，
州六莲药翠田田。
风吹莲叶覆，回旋欲通仙。

花落见莲心，
莲房碧似金，
粒粒皆仙品。
婉转何处寻？
莲根是莲藕，
玉节盘珠走。
冰丝合三三，
好为王母寿。

一弯新月，像银钩似的，斜挂在树梢之上，掩映着十几棵参

天古松，针叶如书！

四外群峰耸秀，浮云出岫，这是刘阮遇仙的天台北峰。

方玉琪每天晚餐之后，总得在这里倚石而坐，盘桓上一会，俯瞰幽壑，仰望碧空，七年来，习以为常。

每当他坐在这块大石头上的时候，口中也就自然而然地低哼起《翠莲曲》来。

《翠莲曲》，这是多么美丽，多么可爱的曲子啊！

也是自己从小学会，惟一会唱的曲子，在心灵中留着极其深刻的印象。

它，本来没有曲名的。

也许有，因为一个曲子，不可能没有名称。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太小了，只知道学着唱，哪会追根问底去研究曲名？

后来，自己逐渐长大，总觉得这首可爱的曲子，没有曲名，是一件憾事，这才替它起了一个名称——《翠莲曲》。

七年了，自己一直深深地爱着它，没有一天，不在轻声低诵！

除了师父，自己孑然一身，再也没有亲人了。

在寂寞袭上心头的时候，只有《翠莲曲》，会安慰自己，把自己带回幼年，回复到那段最愉快最美丽的日子。

但是，这不过是回忆罢了，那和自己在海滩上，在树林边，肩并着肩，手拉着手，歌唱的人呢？

海天茫茫，在水一方，连那个自己曾经住过五年，又一别七年的小小孤岛，也只有对着娟娟细月，向空遥望而已。

因为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海上仙山啊！

这该是十二年以前的事了。

那时自己只有七岁，父亲方泽民，在山东即墨县上任，因流寇起，挂冠南返，自己一家，都下了一条三道桅的大木船。

这是自己第一次看到海，这么无边无际，白浪滔天！心中不知是兴奋？还是恐惧？便常爬到甲板上去玩。

船行了不知多少天，记得那是一个晚上，一个可怕的晚上！

狂风带着厉啸，掠过天空，船身颠簸得要把人丢出船去。

海上掀起比山岳还高的浪潮，一阵又一阵，像泰山压顶似的朝着船上扑来，野蛮得有若噬人巨犬，张着獠牙，要把船整个吞没。

自己吓得抱住父亲，不敢睡觉。

一阵巨大的震动，如今想来，敢情是船触了礁！

自己那时却只觉身子立时淹入了冰冷的水中，不知是沉，也不知是浮……

带着睡味的水，灌入口中，自己便迷迷糊糊地失去知觉。

醒来的时候，自己已经睡在一张石床上了，全身血液好像燃烧了起来，有一股莫可名状的热流，在体内簌簌流动。

炎热得使人难以忍耐，但又舒畅得使人飘飘欲飞！

睁浪一眼，床前站着个长髯飘胸地老伯伯，他两只留着长指甲的手，抚在自己。

在他身边，还有一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小姑娘，张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瞧着自己。

“老伯伯，他醒来啦！”

“唔，这娃儿根骨不坏，造化也不错，可倩情孽牵连……”

白胡子老伯伯在说什么，自己并没听清，却已骨碌碌地翻身坐起。

“老伯伯，我爸爸呢？”

“你爸爸还要睡上一会，你跟莲儿先出去玩玩罢！”

白胡子老伯伯慈祥地笑着，回答自己。

打那时起，自己父子两人，就在石屋里住了下来。

白胡子老伯伯感情生性好静，一天到晚躲在屋子里，很少见得到他，有时也只和父亲谈谈，他住的那间石屋，父亲也不准自己进去。

小姑娘莲儿，后来也和自己一起，由父亲教着念书。

早晚一空下来，他的不是到海滩上去拣五颜六色的贝壳，就是在林边捉迷藏。

想起捉迷藏，方玉琪眼前，又不由泛起莲儿那小小的身形，和那捉摸不定的身法。

当时别说自己缚住了眼睛，抓不到她，就是偷偷地瞧了一下，明明看准了，也总是被她溜跑。

不是吗？莲儿时常拍着手，叫自己“笨蛋”！

后来还是她笑着告诉自己，说自己没有来以前，她也常和老伯伯捉迷藏。

但她十次就有十次被老伯伯捉住，她气得不玩了，老伯伯就教了她一个捉迷藏的法子，这样，她十次之中，才有三两次，可以逃脱。

她说和老伯伯捉迷藏，根本一点也不好玩，自己来了，她才高兴。

于是，她就把捉迷藏的法子，转教给自己。

可是捉迷藏的法子却又难学极了，脚尖左右移动、跳跳蹦蹦乱转圆圈，自己几乎被她教得头昏脑胀，莲儿却鼓着双腮生气。

足足练了四天，不知被她骂了多少次“笨蛋”，才算学会，起先还时常被她拿住，后来慢慢熟练了，她才高兴。

《翠莲曲》，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莲儿时常拉着自己的手，坐在海滩边上，要自己和她一起唱。

一住五年，海岛上的植物终年常绿，四季如春，生活也过得十分恬静，十分愉快，但父亲却一直怀念故乡，说什么“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白胡子老伯伯，也曾劝父亲：“世乱方殷，何如啸傲海外？”

但一个久离故乡的人，对故乡之思，是如何真切，又岂会因两句话，就能排遣得开？

那年的秋天，岛上终于飘来了一艘渔船，父亲大喜过望，和他们一谈，才知他们原来正是浙江沿海的渔民，因为在海面遇上了大风，无意间飘到这个岛边来的。

于是，父亲决定搭他们的渔船回去。

第二天，父子两人就和白胡子老伯伯作别。

莲儿哭得很伤心，一直送自己上了船。

渔船渐渐地离开了海岛，她还是痴痴地立着。

海风吹着她雪白的衣裙，在自己眼中模糊！消失！

七年了，自己的耳边，还依稀响着她的声音。

“玉哥哥，你们一定回来啊！”

七年了，海上仙山，可遇面不可求，可望面不可及。

青梅竹马的莲儿，该和自己一样长大了，在天之涯，在水一方！

自己亲爱的父亲，离开了尘世，也离开了自己，从此，自己孤单单再没有亲人了。

有，那只有遥远的莲儿和自己的师父！

抬头一望，一钩眉月已斜挂天边，玉露无声，衣衫欲湿！时间已经将近亥末子初，自己新近才学会的“通天剑法”，还不十分纯熟呢！

想到这里，赶紧站起身来，拍了拍衣襟，从身边取过师父传给自己的“松纹古剑”，连贯地一按卡簧，一道银虹，应手而出！

然后小心地将那支有着斑剥古纹的剑匣，平放到大石上面，转身走到草地中间，站定身形，凝神沉气，稳如山岳，右手剑尖向天，左手剑诀平胸，亮开“通天剑法”的第一招“剑心朝天”。

剑尖一圈，剑诀遥头，身形骤然一变，剑影粼粼，早已挥手而出！

“通天剑法”，原是崆峒派镇山之宝，素以奇形著称。

此刻方玉琪剑势展开，只见一条银虹，裹着一圈黑影，倏前倏后，忽腾忽跃。天风激荡，花雨缤纷，轻灵快速，简直到了极点！

但听剑风飒飒，响成一片，哪里还看得清人影？蓦地里一声轻啸，银光倏合，化作一道火光，带着破空劲风，平地飞起两丈来高，身在空中，长剑抖处，闪出层层银鳞。

方玉琪一招“长虹经天”，收住剑势，飘然落地，心头虽然微微感到有些气喘，但这趟剑法，自己却使得十分满意。

时间已是不早，收剑入匣之后，就手提长剑，跃下峰顶，顺着小径，踏月归去。

半山腰上，三间茅屋，这时静得一点声响也没有。

时当子正，正是师父坐功之时，方玉琪哪敢惊动，悄悄地回转自己卧室，挂好长剑，立即脱衣就寝。

第二天清晨，方玉琪起身之后，做完功课，还不见师父出来，

心中不由深感讶异。

他老人家黎明即起，数十年如一日，今天怎会突然晚起，莫非他老人家身子不适！

不！普通练武之人，尚能做到强身健骨、却病延年，何况以他老人家的功力，当今武林，已是寥寥可数的人物，那么该不是身体不适了。

他边走边想，放轻脚步，跨进师父房间。

眼睑所触，恩师苍松子正静静地倒卧地上，一动不动。

方玉琪当这一惊，真非同小可！

只觉头顶上“轰”的一声，眼前一阵昏暗，他忍住眼泪，略为定神，立即一个箭步，窜了过去！

“师父……”

“父”字才刚出口，双手触到苍松子身上，着指如冰，看来师父已仙去多时了！

方玉琪毫不犹豫，双手一抄，抱起师父，平放到云床之上，他跪倒床前，抱着师父，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过了一会，他头脑逐渐清醒，想起师父昨晚还是好好的，怎会突然是卒，难道是中了人家暗算？

想到被人暗算，方玉琪顿时热血沸腾？急忙把师父遗体仔细检查了一遍，可是又瞧不出什么异样。

再向房中打量了一阵，也并无半点痕迹。

以师父的武功，当今武林，又有谁能不动声色地加害于他？看来当真是他老人家寿限已终！

方玉琪泪眼模糊，忽然发现地上还摔落了一支墨水未干的毛笔。

哦！师父在仙去之前，还在写着什么东西。他心中一动，俯身拣起笔来，向桌子一瞧，果然桌上铺着一张素笺，上面写了许多字迹。当下拭了拭眼泪，仔细一瞧，只见上面写着：“字琪儿，余心脉将竭，为时无多，吾天台一派，源出崆峒，自开山祖师创迄今，千有余载，惜年代久远，而本门无上心法之‘离合神功’因而失传。

经历代师祖潜心研讨，虽名有小就，终难大成。于是师勉徒，徒勉其孙，各以心得，遗之后人，以期能继先人遗志，恢复本门固有神功。

昔年汝师祖会以合为用，由心神合一，凝虚成力，手功为阳刚之气，裂石开山无坚不摧，其劲虽强，然与离合，刚柔互济之道，相去仍远。由于有鉴于斯，殚心竭力。穷三十年之时光。试以离为用，清虚无为，引力返虚着手，功虽稍进，但又嫌失之于柔，未能得离合随心之妙，尚能据此一刚一柔，继续精研，距成功当在不远矣。

兹将汝师祖及余研练心得各一册，付汝兄弟两人，互切互磋，以继先人未竟之志。

“青儿……”

这张长函的字正是师父的笔迹！可是写到最后一段已经歪歪倒倒，颤抖得不成字迹。

尤其“青儿”两字，更模糊得难以辨认。

敢情师父写到这两个字上，心脉已竭，无法支持，就栽倒地上了。

这么看来，师父果然不像被人暗算致死的。那么他老人家昨天还是好好的，怎会在倏然之间，就会“心脉将竭”呢？

师父没有说出如何使得他老人家“人脉将竭”的原因，难道他老人家在练功之时，走火入魔？

又急于交待本门“离合神功”心得，因为时日无多，无暇再说明致死之因？

师父遗书中的青儿……自己的大师兄龙步青，那是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比自己大了五岁，已经尽得师父真传，早在三年前，就下山去了。

师父这次把师祖和师父自己的两本研练“离合神功”的心得，传给自己两人，要大师兄和自己两人继续研练，完成前人未竟之志。

那么今后第一件大事，就得先找到大师兄再说。

可是，大师兄三年前下山以后，一直就没有回来过，自己又从没出过门，茫茫江湖，到哪里去找他呢？

方玉琪一阵沉思，抬眼望去，只见案头上果然放着两本薄薄的手抄书卷，敢情那就是师祖和师父对“离合神功”的研究心得了。

当下就恭恭敬敬地把师父遗书和两本心得，一齐收起。

忽见案头还放着一片手掌大的红叶，状似枫叶，但四周边上，却隐隐有一圈金黄色的镶边。

这是金边丹枫，不但附近山头从没见过，而且比普通丹枫又要大上数倍，实属罕见，不知师父是从哪里带回来的？

但他此时也无暇多想，含泪把师父遗骸，盘膝坐好。

又将半山腰一处干燥洞穴打扫干净，把遗骸放好，移了一块大石，堵住洞口，再用泥土将缝隙封密，然后在洞口大石上，刻了一行大字：

先师苍松子证道之处弟子方玉琪拜讐。

等一切舒妥之后，他突然感到景物依旧，但和自己朝夕相处，恩同父子的师父，人天永隔，仙凡异路，不由又失声痛哭起来。

从这天起，方玉琪就在师父藏骨之处，守了三月。

这三月之间，他一切依旧和师父在一起一样，照着所订功课勤加练习。

三月时间，并不算长，但方玉琪对“通天剑法”，却已练得得心应手，纯洁无暇。

现在他该下山了！

>